

“我记忆中的年味”征文

工地上的年味

1978年腊月二十九,年味渐浓,我跟着身为民工连连长的父亲奔赴沙通铁路(后更名为京通铁路)建设工地。那时,父亲带着民工们扎根燕山脚下,为了铁路早日贯通,即便春节来临,工地也未停工。

踏入工地,眼前的景象令人动容:红旗迎风飘扬,高音喇叭里回荡着雄壮的革命歌曲,氛围感十足。民工们身着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,脸上沾着泥灰,干劲十足。他们挥舞着洋镐、铁锹与丁字撬,喊着整齐有力的号子,将一筐筐沉重的碎石、道砟精准填入路基,动作娴熟而坚定。令人暖心的是,当地驻军也放弃休

假,与民工们并肩作战,军民同心,整个工地呈现出热火朝天的动人景象。

连队食堂里,大锅咕嘟作响,大师傅们忙得不亦乐乎,有的蒸丸子,有的炸带鱼,香气四处弥漫,驱散了冬日的寒意,也飘出了浓浓的年味儿。我和父亲住在连部,孩童的天性让我闲不住,一会儿跟着父亲搬器材、理工具,一会儿又跑到民工宿舍,看大家贴窗花、写春联,简陋的窝棚被年的暖意包裹。

最难忘的是当地百姓的深情慰问。除夕上午,乡亲们敲锣打鼓来到驻地,带来热气腾腾的豆包、年糕,还有喷香的猪

肉炖粉条。一位大娘笑着塞给我一个大面包,我迫不及待地接过来,大口吃着,那股香甜,至今难忘。傍晚时分,连队驻地灯火通明,红灯笼高高悬挂,整个营地暖意融融。连队举办了简单而热闹的茶话会,大家围坐在一起,吃着花生、瓜子,有人轻声哼起老歌,有人畅谈铁路修通后的美好图景,欢声笑语不绝于耳。

如今,几十年过去了,但1978年那个工地上的春节,始终清晰地刻在我心中,工地的烟火气、香甜的大面包、工友们淳朴的笑容,还有军民同心的温暖,共同构成了我记忆中最独特、最难忘的年味。何自成/文

结束语

本次“我记忆中的年味”主题征文活动圆满结束。活动开展以来,我们收到各地读者的投稿逾百封,有阖家团圆的温馨瞬间,有传统年俗的鲜活记忆,有异乡过年的独特感悟,每一篇文章都饱含着对年味的真挚眷恋,字里行间满是烟火温情与岁月乡愁。

因版面篇幅所限,一些读者的投稿未能刊发。在此,向每一位踊跃投稿、用心书写的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,感谢大家用文字定格年味、传递温情,让传统的年俗情怀在笔墨中薪火相传。

似水流年

走亲戚

过年走亲访友,既是传统习俗,也是人间烟火里最珍贵的温情记忆。在冀西南老家,人们把这一习俗叫作“走亲戚”。

年少时,我总盼着过年。不仅能穿上新衣裳,还能走亲戚、领压岁钱。走亲戚自然要备礼物,那时最常见的就是自家蒸的馍馍:长形的嵌着大红枣,半圆形的有枣无枣,全看当年枣的收成。我喜欢嵌了红枣的馍馍,吃起来满口都是麦香与枣的香甜。

穿上新衣,恭敬拜年,就能领到几毛崭新的压岁钱,我总是小心收好,许久舍不得花。在亲戚家,孩子们一起做游戏、放鞭炮,其乐融融。桌上饭菜丰盛,管够吃饱,有时吃过“二顿饭”(较早的晚饭)才回家,那份被疼爱的感觉,至今难忘。

当年走亲戚全靠步行。三五里路可以晚些出门,十里八里就得早早动身。路上遇见同去走亲戚的人,一路说说笑笑,十分热闹。可也有难堪的时候,有一年去八里地外的姑姑家,刚下过大雪,积雪深厚,我在坡路上滑倒,竹篮里的馍馍滚了一地,我顾不上拍掉身上的雪泥,慌忙捡拾,狼狈又好笑。

后来我渐渐懂得,正月走亲戚,从来不是几包点心、几个馍馍那么简单,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礼节与牵挂。“走”的是家门,“串”的是真心,一程路、一份礼,都是最朴实的团圆。吕瑞杭/文

婚恋故事

1976年的大年初一,瑞雪初霁,寒风裹着年味,我在老家的土坯院里,娶了秀莲。那年我二十二岁,在公社农机站当修理工,她二十岁,是村里的妇女队长,我们的婚礼,没有奢华排场,却藏着那个年代最朴实的温暖。

我们的相识,是媒人牵线,也是缘分使然。初见时她扎着粗麻花辫,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,在地里带头拾麦穗,她眉眼清亮,手脚麻利,一眼便让我动了心。相处下来,她温柔贤惠,又爽朗能干,我修农机的空闲帮她家挑水劈

柴,她连夜为我纳鞋底、缝布衫,一来二去,两颗心便紧紧贴在了一起。

那个年代,结婚不讲彩礼,只求踏实过日子。双方父母商量后,定在大年初一为我们办喜事,图个新年吉祥,阖家团圆。没有婚纱礼服,我穿了件新做的藏青色卡其布中山装,她换上红底小花的斜纹布袄,头上别着一朵红纸折的花。家里提前蒸了白面馒头,炸了油糕,杀了一只自家养的鸡。街坊邻居们送来几斤红糖、一把挂面,便是最珍贵的贺礼。

大年初一的清晨,天刚蒙

蒙亮,我带着几个兄弟,推着一辆二八自行车,车把上系着红绸子,便去接亲了。没有鞭炮齐鸣,只在村口放了一挂小鞭,清脆的声响,便是最热闹的祝福。秀莲挽着我的胳膊,踩着积雪,一步步走到我家,进门先给父母磕头,接过长辈递来的红包,心里暖烘烘的。

婚宴就在自家的堂屋。摆上四张木桌,乡里乡亲围坐在一起,吃着炖鸡肉、炒鸡蛋,喝着散装的老白干,说着吉祥话,笑声满院。村支书简单说了几句祝福的话,我们给大家敬了杯糖水,就算完成了仪式。

我们的新房是一间收拾干净的西屋,窗上贴着大红的双喜字,炕上铺着新的粗布褥子,那床秀莲亲手绣的鸳鸯戏水被面最亮眼。婚后的日子,平淡却温馨。我去农机站上班,她操持家务、下地干活,傍晚我归家,总能闻到灶间的饭菜香,炕头总是暖的。日子虽清贫,可我们相互扶持,彼此珍惜,把平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。

如今几十年过去,当年的蓝布褂、中山装早已泛黄,二八自行车也已闲置,可大年初一场简单的婚礼,却永远刻在我的心底。刘越良/文

大年初一结良缘



图说往事

春节全家福

20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在武强县合立公社做半脱产干部,虽有工分和每月20元津贴,可全家六口人日子仍然艰难。后来,我转为国家干部,孩子们也各自立业,全家过上了幸福生活。这张照片也成了那段岁月最珍贵的纪念。

这张老照片是1981年春节我(左2)和老伴(右3)带着孩子们拍的全家福。刘金英/图文



记忆深处

赶火车

每到春节,我都会想起赶火车的经历。

那是20世纪80年代,我上军校后第一次放寒假。考完试,同学们归心似箭,纷纷开始准备回家探亲的物品,我也买了不少当地特产,杂七杂八一收拾,装了满满两大旅行袋。当时怕东西被挤碎,我还特意在旅行袋里塞了些报纸做缓冲。出发前一天晚上,有经验的战友告诉我,车上十分拥挤,旅行袋提手容易断,要用背包带绑几圈加固。听了这话,我又是一番忙活,把两个旅行袋捆得结实结实。

第二天早上,我和同行的战友背上挎包、手拎旅行袋,直奔火车站。两个旅行袋刚开始觉得不沉,可俗话说“远路无轻担”,还没走出校门,就把我累得够呛。再看战友,和我一样,虽是大冷天,也累出一头热汗。忽然,我看到路边有

一根废弃的铁锹杆,赶紧捡过来,把我们的旅行袋穿在中间,我和战友一人一端抬着走,确实省力不少。可惜好景不长,咔嚓一声,木杆断了。没办法,我们只能再次手拎旅行袋,咬牙赶路。

等我们满头大汗冲进站台,只见人声鼎沸,绿皮火车早已塞得满满当当,别说放行李,连人都几乎无立足之地。我和战友一商量,由他在下面照看行李,我先挤上车,再从车窗把行李递进来。好不容易挤进车厢,我看到有个车窗前坐着几位军人,连忙挤过去,跟他们说明情况,他们二话不说,立刻抬起车窗。行李很快递了进来,行李架放不下,就塞到座椅下面。最后,连站台上的战友,也是被我们从车窗拉进了车厢。

如今,交通出行便利,高铁四通八达,当年赶火车的场景也成了一段难忘的记忆。李仲/文